

ほうじよのうみ

三島由紀夫

天人五衰

文芸春秋

てんにんごすい

三岛由纪夫

# 天人五衰

文洁若译

TENNIN GOSUI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71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贸核渝字 (2012) 第137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人五衰 /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文洁若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229-08096-9

I. ①天… II. ①三… ②文…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18732号

**天人五衰**

TIANREN WUSHUAI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文洁若 译

---

出版人: 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 陈建军


策划编辑: 游晓青

责任编辑: 舒晓云

责任印制: 杨宁

装帧设计: 周伟伟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9.375 字数: 180千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5.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面上笼罩着薄雾，远处的船只一片模糊。然而比昨天要晴一些，依稀能辨认出伊豆半岛山岭的棱线。五月的海洋是平滑的，阳光强烈，蔚蓝的天空上飘着若隐若现的浮云。

再低的波浪，冲到岸边也会碎的。迸裂前的一刹那，波浪的肚皮呈现出茶绿色，就像一切海藻似的令人厌恶。

大海在翻腾，习以为常地逐日重复着搅拌乳海的印度神话。多半是世界不容它静止。倘若它静止了，恐怕就会唤醒大自然来作恶。

五月的海洋高高隆起，海面布满纤波，不断地焦躁地移动着洒下来的点点阳光。

苍穹高处，三只鸟儿倏地相互靠近了，又不规则地飞离开。这种接近与隔离，有着一种神秘性。挨近得能够感觉出对方鼓翅扇出的风，唯独其中一只又迅疾地远远飞去，这蓝色的距离意味着什么？像这三只鸟儿一样，我们心中时而也会浮现类似的三种念头，那又意味着什么？

烟囱上有着彡<sup>1</sup>标记的黑色小货船向辽阔的海面远远驶去。由于船上堆满了建筑器材，其影俄而显得高大了，一派庄严景象。

下午两点钟，太阳像一只发白光的蚕似的藏身于薄薄的云茧里。

深蓝色水平线圆圆地扩展开来，形成了严丝合缝地套在海景周围的青黑青黑的钢箍。

一瞬间，海面上仅只一个地方，白浪像白翼一样蹿上去又消失了。那是什么意思呢？要么是崇高的心血来潮，要么就应该是极其重要的信号，怎么可能两者都不是呢？

逐渐地涨潮了，波浪也稍高了，陆地被极其巧妙地浸透了。云彩蔽日，海洋变成有些可怖的暗绿色。一条白痕，自东到西长长地延伸着，状如庞大的折扇。唯独此处，平面恍若扭歪了；不曾扭歪的、靠近扇轴那部分，有着扇骨的黝黑，与暗绿的平面浑然融为一体。

太阳又从云后露出来了。海面上再度平滑地浴着白光，听凭西南风的摆布，将无数的海驴脊骨般的波影，一个劲儿地向东北移去。水浪那无尽无休的大规模移动，一点也没漫到陆地上，遥远的月亮使劲牢牢地抑制着它，不准它泛滥。

云彩变成卷云，状如羽毛，飏于半个天空。太阳安详地悬在云彩上端，碎云使它看上去仿佛出现了白色裂纹。

两艘渔船驶出港湾，一只货船在海面上行驶。风越刮越

---

1 日本旧式船舶常用一个图案做标记。这里的彡代表“入”，整个图案代表“入三”二字。

猛了。从西边进港的一艘渔船驶了过来，发出的引擎声像是开始举行仪式的信号。尽管它是一只卑小的船，只因为用不着车轮，也没有脚，所以恰似跪在海面上拖着长长的下摆膝行，显得很高雅。

下午三点，卷云稀疏了。南边的天空上，仿佛白雉鸠的尾巴和翅膀一般铺展开来的云彩，将浓重的影子投到海面上。

海洋是没有名字的。地中海也罢，日本海也罢，眼下的骏河湾也罢，尽管勉勉强强笼统地取名作海，然而此称绝制服不了这个无名、丰饶、桀骜不驯的无政府主义者。

天气逐渐阴沉了，海洋随即倏地快快不乐起来，陷入冥想，并布满细碎的茶绿色棱角。波浪像蔷薇枝一样满是荆棘。荆棘本身有着光滑的成长的痕迹，所以海洋的荆棘看上去那么平滑。

下午三点十分。此刻，哪里也看不到船的踪影。

真是不可思议。如此广袤的空间，竟被人弃置不顾。

连海鸥的翅膀都是黑的。

于是海面上浮现了一只虚幻的船，向西边驶了一会儿就消失了。

伊豆半岛已被雾霭裹起，消失了。它暂且不是伊豆半岛了，而只是该半岛的幽灵而已，顷刻间就消失了。

既然消失了，就已无影无踪。哪怕地图上能找到，却已不复存在。半岛也好，船也好，都同样属于“不可捉摸的存在”。

出现了又消失。半岛和船，究竟哪一点不同呢？

倘若能见到的东西意味着存在的全部，那么除非是给浓雾

笼罩住了，眼前的海什么时候都在那里，它总是顽强地做好了存在的准备。

一艘船会改变整个景致。

只要出现一艘船，一切就都得重新组合。存在的整个组合出现龟裂，从水平线那儿迎进一艘船。这当儿就进行让与。船出现前那一瞬间的整个世界被废弃了。船嘛，就是为了废弃确保它并不存在的那个世界，才出现在那儿的。

海洋的颜色瞬息万变，云彩的变化，船的出现……每逢起这样的变化，究竟出了什么事？何谓发生？

每一刹那发生的兴许是比克拉卡托<sup>1</sup>火山的喷发还要严重的巨大变故，不过人们并不理会而已。我们对存在的不可捉摸已习以为常。所谓世界存在这事儿，根本用不着认真对待。

发生就是没有止境的重新构成，重新组织信号。自远方传来钟的信号。船的出现意味着敲响存在之钟。钟声立即响彻四方，占领一切。海上无尽无休地在发生着什么，存在的钟不间断地轰鸣着。

一个存在。

船以外的东西亦可。曾几何时出现的一颗柚子。为了它也完全可以敲响存在之钟。

下午三点半。在骏河湾代表存在的，正是这样一颗柚子。

那团鲜明的橙黄色在波浪间忽隐忽现，浮浮沉沉，活像一只不停地眨巴着的眼睛；快要漂到岸边了，俄而眼看着就向东

---

1 克拉卡托是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岛之间的火山岛。一八八三年曾喷火，使得三万六千人死亡，喷发出的火山灰遍布全球。

方远远地冲去。

下午三点三十五分。从西边名古屋方面又驶进了船只的憧憧黑影。

太阳已为云彩包起，仿佛成了一条熏鲑鱼……

——安永透把眼睛移开了那架能够放大三十倍的望远镜。

预定下午四点钟入港的货船天朗丸，连影子都还不见呢。

他回到桌前，再一次心不在焉地望着今天的《清水船舶日报》。

昭和四十五年<sup>1</sup>五月二日（星期六）

预定入港的定期外航船

天朗丸 国籍：日本

日期时间：二日十六点

船主：大正海运

代理店：铃一

发货港：横滨

抛锚地点：日出码头四·五

---

1 昭和四十五年是一九七〇年。



## 二

……本多繁邦已经七十六岁了。妻子梨枝业已去世，自从成了鳏夫，就经常独自外出旅行。专选交通便利的所在，免得身体吃不消，借游山玩水以娱晚年。

他偶然来到日本平<sup>1</sup>，归途参观了三保松原<sup>2</sup>，参观了那里的宝物——天女羽衣的碎片，估计是从西域传来的。回静冈的路上，他想要一个人到海滨上去站一站。新干线儿玉号每小时发三班车，所以晚一班也没什么关系。只要上了车，不出一个半小时就能从静冈开到东京。

他吩咐出租车停下来，拄着拐沿着沙子路走了约莫五十米，来到驹越海岸，边眺望大海边缅怀古迹：这里恐怕就是

---

1 日本平是位于静冈市与清水市之间的有度山山顶一带的称呼。

2 三保是静冈县清水市的地名，位于三保半岛的尖端。三保松原是沿着海岸的沙丘栽种的防风松林。

《童蒙抄》上所载天女下凡的传说<sup>1</sup>中的有度滨吧。又回忆了一阵自己年轻时的镰仓海岸的情景，心满意足地折了回去。海滨上冷冷清清，除了嬉耍着的孩子，就只有两三个人在垂钓。

来的时候只顾看海了，沿着原路回去时，连防波堤下那朵发蔫的旋花都清晰地映入眼帘。防波堤上的沙地堆满了垃圾，任海风吹拂着。缺了口的可口可乐空罐、罐头盒、家庭用油漆空罐、无比结实的尼龙袋、装洗涤剂的盒子、大量瓦片、装过饭菜的塑料空壳……

尘寰的废弃物一直涌到这里，这才第一次和“永恒”照面。迄今无缘相逢的永恒——那就是大海。人也是一样，终究只能以最污秽、最丑陋的形象来面临死亡。

防波堤上，稀稀落落的松树已吐出新芽，上面开着状似海盘车<sup>2</sup>的红花。归途的左方有一片萝卜地，开着一排排楚楚可怜的四瓣小白花。道路两侧栽着小松树。此外就是一大片栽培草莓的塑料大棚。半圆锥形的棚子里，无数的石垣莓在叶荫下耷拉着脑袋，苍蝇沿着锯齿形的叶边爬来爬去。本多极目望去。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暗淡的白色半圆锥形挤得满满当当，当中有个小型的塔状建筑。方才来的时候，他不曾留意到这座房子。

房子坐落在停着车的县道这一边。是座木头结构的白壁两

---

1 三保松原上有一棵羽衣松。据传说，天女曾下凡，将羽衣挂在松树枝上，去洗海水浴。渔夫藏起羽衣，向她逼婚，还生下孩子。后来天女找到了羽衣，遂飞回天宫。

2 海盘车是一种海星科动物，形状像星星。我国北部沿海分布很广，喜吃贝类。

层小楼，混凝土的房基高得异乎寻常。倘若是供看守人用的，未免太高了些；办事处呢，又不该如此简陋。不论楼上还是楼下，三面墙上都有窗户。

本多出于好奇心，踏上那片沙地（看光景是前院）。这里散布着碎玻璃渣儿，每个碎渣都忠实地映出云影；白色窗框胡乱丢在地下。抬头一看，楼上的窗口装有圆形透镜，发出黯淡的光，似乎是望远镜。从混凝土房基伸出两支红锈斑斑的巨大铁管，重新钻进地里。本多觉得脚底下挺玄乎，但还是迈过铁管，沿着房基绕过去，登上了通往底层的快要坍塌了的石阶。石阶尽头，平台上架着一副通往小楼的铁梯，梯脚下竖了个有遮檐的牌子：

#### TEIKOKU SIGNAL STATION

帝国信号通讯社股份有限公司清水港办事处

##### 业务项目

- 1.通知进出港船舶动静
- 2.发现并防止海难事故
- 3.海陆信号联络
- 4.海上气象通报
- 5.欢迎欢送进出港船舶
- 6.有关船舶的其他一切事务

用古雅的隶书所写的社名也罢，附在上面的英文译名也罢，由于白漆剥落，一部分字迹都模糊了也罢，无不使本多觉

得可心。这些业务项目尽情地散发着海洋的气息。

他窥伺了一番铁梯上端，小楼里鸦雀无声。

回头一看，脚底下的县道彼方是城镇，淡蓝色新瓦铺葺的一簇簇房顶，东一处，西一处，鲤鱼旗<sup>1</sup>上边的风车闪闪发光。城镇的东北方，清水港呈现出乱糟糟的景象：陆地上的起重机和船上的摇臂吊杆互相交错。工厂的白色筒仓和黑色的船腹；一直听任潮风吹着的钢材，以及厚厚地涂了油漆的烟囱；有的留在岸上，有的跨过重洋，聚在一起，和睦相处。港口的机构裸露无遗，远远地尽收眼底。在那里，海洋宛如被割成一截截的发亮的蛇。

港口那一边的群山上空高高的地方，富士山从云隙间仅只露出山巅。隔着飞舞的乱云，山顶的白色固体，看上去仿佛是将一块锐利的雪白磐石抛到云彩上边了似的。

本多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此地。

---

1 五月五日是日本的男儿童节，届时悬挂用纸或布做成的鲤鱼形旗子，以示庆祝。

### 三

信号所房基原来是一座蓄水池。

用水泵把井水抽上来，予以贮存，再通过铁管输送到那一大簇塑料薄膜篷里，以灌溉作物。帝国信号公司看中了这座混凝土高台，于是在上面筑起木头结构的信号所。待在这个位置，不论是从西边的名古屋驶来的船，还是从正面的横滨驶来的船，都能及早看到。

起先是四个信号员三班倒，八小时工作制，由于出现了一个长期病号，其余三个人就改为轮流值二十四小时的班了。楼下是所长的办公室，他不时地从港埠的办事处前来巡视一番。三面墙上都有窗户的楼上那个八铺席大小的地板间就是轮流值班者孤零零地工作的地方。

窗子内侧，沿三面墙放着一溜固定的桌子，朝南摆着一架放大率三十倍的双筒望远镜，朝着东边的港湾设施则摆了一架放大率十五倍的。东南角的柱子那儿，备有一架供夜间发信号用的一千瓦的投光器。西南角的办公桌上摆着两部电话，书

架，地图，分别放在高高的搁板上的信号旗，西北角上的厨房和休息室，统共就是这些。东窗前边耸立着高压线的铁塔，白瓷绝缘器与云彩的颜色混淆不清。高压线从这里一直往下延伸到海滨，在那儿与下一座铁塔连接，再往东北方向迂回，通到第三座铁塔；而后沿着海岸线，串连起看上去一个比一个短小的银色望楼，通向清水港。从这扇窗户外面的那座数起，第三座铁塔是个很好的目标。因为只要看见入航船从它跟前经过，就能知道船终于驶入包括码头在内的3G<sup>1</sup>的水域了。

至今船舶得像这样靠肉眼来辨认。只要船的行动一天被载货的轻重和海洋反复无常的性格所左右，它就一天不会失去不守时刻的来宾那种十九世纪的浪漫派气质。海关、检疫人员、领港员、装卸工、开饭铺的、洗衣店，都需要一个值班者，肯于准确地告诉3G什么时候该抬起屁股来。尤其是倘若只剩下一座栈桥，而两艘船争先恐后地冲进来的话，就得有个看守者，按照入港的先后，公平地决定次序。

透干的就是这一行。

海面上出现了一艘相当大的船。水平线已经模糊了，要是想凭肉眼及时发现船，就必须熟练而敏捷才行。透旋即将两眼凑到望远镜上。

在隆冬或盛暑那些天气晴朗的日子，就能瞥见船舶胡乱践踏水平线那高门槛儿，探出身来的一刹那。然而在初夏的雾霭中出现的话，只不过是逐渐地叛离“不可捉摸的存在”而已。水平线简直像是个压垮了的、又白又长的枕头。

---

1 3G是水域的名称。

黑色货船的大小，跟总吨数四七八〇吨的天朗丸不相上下。船尾楼型也跟船舶登记簿上所记载的相符。白色船桥，在船尾嬉戏的白浪，看得很分明。三根淡黄色起重吊杆。黑烟囱上那红色的圆形标志呢？……透越发凝眸审视。红圈里的一个“大”字映入眼帘。准是大正海运喽。船一直保持每小时约莫十二·五海里的速度，一个劲儿地想逃出望远镜那圆圆的视界，宛如从捕虫网的圆框前边飞过去的一只黑蝴蝶。

然而看不清船名。只知道有三个字，连那“天”字，也是凭着先入为主的概念，觉得像就是了。

透回到桌前，给船舶代理店打了电话。

“喂，喂，我是帝国信号。天朗丸正从信号所前边经过，拜托啦。载货量吗？”他回忆着船腹上界于黑红两色之间的吃水线的高度。“嗯，约莫一半吧。几点钟开始装卸？十七点吗？”

时间挺紧，再过一个钟头左右就要装卸了，所以得多联系几个地方。

他忙忙碌碌地往复于望远镜和桌子之间，一连打了十五个电话。

领港员办事处。拖船春阳丸。领港员的住宅。好几家以船舶为对象的食品供应店。洗衣店。港务处的交通船。海关。再给代理店打了一次。港湾管理办事处的港营科。检查载货量的检测协会。水路运输店……

“天朗丸一会儿就到了。栈桥是旭日四号和五号吧？拜托啦。”

天朗丸正在从第三座高压线铁塔跟前经过。由于游丝的关

系，一往地面上照，映在望远镜里的影像就马上湿润了，并不断摇曳着。

“喂，喂，天朗丸要进入3G了。”

“喂，喂，我是帝国信号，天朗丸这就进入3G了。”

“喂，喂，是海关吗？请接警务科……天朗丸进入3G了。”

“喂，喂，十六点十五分，经过了3G。”

“喂，喂，五分钟前，天朗丸已进港。”

……

除了直接驶入的船而外，从横滨和名古屋发通知说要在清水进港的船数，月末很多，月初寥寥无几。横滨离清水有一百一十五海里，时速十二海里的话，九个半小时就到了。把船的速度计算好，从预定进港的一个来钟头以前就守望着，底下就没有什么事了。今天只有日潮丸预定于下午九点钟从基隆直接开来，此外就没有要进港的船舶了。

每逢一艘船进港，联络工作告个段落，透就觉得仿佛泄了气。他的工作一结束，众多的人就在港口一齐忙碌起来。他只消一边在这遥远孤绝的地方抽烟，一边想象港口那热闹景象即可。

其实是不该抽烟的。一个未成年的十六岁少年竟然尽情地喷云吐雾，所长起初还快快地提醒过他不要这样，后来就什么也不说了。也许他认为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对此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透的脸长得挺英俊，苍白得像是冻僵了似的。心是冰冷的，既没有爱，也没有泪。



可是他懂得瞭望的幸福，这是天赋的一双眼睛教给他的。什么都不创造，只是目不转睛地凝望；眼睛不可能看得更清楚了，认识得也不可能更透彻了。到此境界方知，看得见的水平线的远方还有个看不见的水平线。肉眼能够看见、而且能够认识的范围内，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存在：海、船、云、半岛、闪电、太阳、月亮、繁星。倘若目光与存在相遇，也就是说，存在与存在相遇，就叫作“看见”的话，那岂不是存在彼此之间肝胆相照了吗？不是这么回事。“看见”是超越存在的，会像飞鸟一样，展翅把安永透领到任何人都不曾见过的领域。在那里，就连美也会像穿旧、拖碎的衣服下摆似的，变得敝陋了。永远不会出现一艘船的海洋按说是有的，决不会被存在所侵犯的海洋也是有的。一个劲儿地看啊，看啊，看穿了。清晰至极的领域里，确实什么也没有出现。准有这样一个领域：它确确实实是深蓝色的，物象和认识像是浸在醋酸中的氧化铅似的一股脑儿溶解了，于是“看见”一事挣脱掉认识的枷锁，化为一片透明。

唯有朝那个领域放眼望去，透才能找到幸福。对透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能使他陶醉的了。只有眼睛才能使他忘掉自己，照镜子时除外。

那么，自己呢？

这位十六岁的少年确信自己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他只半个身子属于这个世界。其余的半个，则属于那幽暗、深蓝的领域。因而尘世间没有任何足以约束自己的法律与规则。他只消装出一副被世俗的法律所羁绊的样子就足够了。哪个国家竟